

征稿: <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草木裡的書卷氣

李禹彤

中國人的春天,是感知那股「氣」開始的。這種氣,不是草木生長的蠻力,而是一種優雅而內斂的文人氣息。當玉蘭在城中現象級地掀起賞花風潮時,我看到的不僅是人們對自然之美的追求,更是對一種失落已久的中式生活美學的深情回望。這一場視覺的盛宴,最終演化成了一次關於古典美學的深度探討。

這漫城鋪開的潔白與嫣紫,不僅勾勒出春天最宏闊的輪廓,更在那一樹樹「雪成圍」的震撼中,讓整座都市的喧囂在此靜默。

人們停下匆忙的步履,目光在繁花與黛瓦間流連,彷彿在進行一場穿越千年的美學朝聖。玉蘭開花,最講究「位點」。

它不適合出現在嘈雜的現代玻璃幕牆下,那種冷硬的質感會扼殺它的靈性。它最美的姿態,永遠是與一截粉牆、幾處漏窗相伴。在那樣的場景裡,潔白的玉蘭花綴滿枝頭,紫色玉蘭花瀑傾瀉而下,呈現出一種烙印在中國人審美基因裡的古典之美。

我獨坐在園林的一角,看那一樹白玉蘭如何與遠處的飛簷勾勒出幅水墨畫。飛簷是靈動的,彷彿在捕捉流雲;而玉蘭是靜謐的,它張開花瓣,宛如一隻隻素雅的小盞,承接春光的洗禮。中式美學的內核其實就是這種「相映成趣」。沒有黛瓦的厚重,花瓣的輕盈便顯得輕浮;沒有花枝的舒展,建築的線條便顯得呆板。古人對這種美的理解是極

透徹的。明代彭年在詩中讚美它「色與玉同潔」,強調的是其內質的純粹。讀罷此句,深感古人字字錦玉,道盡了玉蘭的風骨;而文徵明筆下的「綽約新妝玉有輝,素娥千隊雪成圍」,則寫出了玉蘭盛放時那種集群式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感。當這種力量感與現代都市風貌交織,便產生了一種超越時代的視覺衝擊力。你在繁花背景下按下快門,記錄的是花,也是一種傳承了千年的中式風度。

在這一場視覺盛宴中,我常常陷入一種關於時間的思考。早櫻爛漫,那是春天熱烈的詞藻;而玉蘭,則是春天裡最穩重的標點。它開得那麼篤定,那麼乾淨。這種「亭亭玉立、不染塵埃」的品質,正是中式審美的核心要素。中國人為何鍾情於草木?因為在他們的眼中,草木即是人格。玉蘭那股撲面而來的書卷氣,其實是將自己的精神理想投射到了自然之中。這種溫婉與書卷氣,為浮躁的現代生活注入了一劑清涼,令人目不暇接。

我們現在的賞花,與其說是在看花,不如說是在尋找一種文化的歸屬感。這些迷人的天然畫作,一步一景,靈動萬分。在這鋼筋水泥的森林裡,我們需要這樣一處由玉蘭、黛瓦、飛簷構建成的「精神園林」。在這裡,靈動的筆觸與寧靜的造景交織,讓每一個觀者都能在一步一景中,體會到那種溫婉而雋永的力量。這種力量帶給人們全新的審美震撼,也讓我們重新審視身邊的日常。

晨光熹微,層疊的清氣在枝頭洩開,愈發襯得那一樹玉蘭清雅明亮,彷彿它本身就銜著光。清幽的香氣在微涼的空氣裡吐納,呼應著彭年那句「香將蘭共芳」。滿城芳菲總有歸處,可這份烙印在審美基因裡的古典之美,早已借由春天的這一紙墨香,在心底留下了永恆的印記。

春光潑灑心亦暖

程春梅

朵朵玉蘭撐開笑臉,伸長了脖子,仰望著撲面而來的陽光,沐浴著絲絲縷縷的愜動的風。春天,各種花草都美得神魂顛倒,葉搖枝顫,然而,美麗是它們的,昨夜的夢,狠狠地吞噬著我的思緒,困住我的每一根神經,壓抑得喘不過氣來。

廣場上的小樹林裡,鳥兒已經睡醒,睜開朦朧睡眼,便扯起嗓子啼叫,就像襁褓中的嬰兒,一醒來,便不知天高地厚地呀呀著叫。細聽,倒也有幾分韻致,有的叫聲,竊竊的,低低的,宛若春天的細雨般悄然;有的嗓子一開,便放飛自我,鋒利的尖刀似的,嘹亮了整片天空,招來絲綢般溫潤潤的風,在波紋般的叫聲裡穿梭,輕輕柔柔,彷彿晨露在葉間劃過。迎春花成了黃色的小精靈,一朵一朵,在綠綠的枝葉間棲臥,怕是還沒有睡醒吧。

依依柳枝帶著早春的鵝黃在空氣中遊蕩,絲絲縷縷,攪拌著週遭的空氣。更有一棵不知名的老樹,枯朽的枝幹斑斑駁駁,蓄滿歲月的滄桑,上有一枝一枝的新綠,溫柔地搖曳,生命的長河果然是無止境的,向前望,儘是柔軟的希望。與其沉溺於眼前的深淵,不如信步向前,想著,煩悶的思緒便漸漸輕柔起來。抬頭,初醒的太陽散著溫柔的光,內心也不覺亮堂起來。

不遠處的涼亭內,有舞劍的老人。鬚髮潔白,恍若成絲成縷的霜,卻又溫潤得多。一身寬鬆的衣衫,裹著剛勁硬朗的身軀,雖瘦弱,卻松一樣堅定,炯炯的眼神似有摧石裂石的威力,一旁的枝葉立馬輕揉睡眼精神抖擻起來,劍隨心動,心隨意行,尺寸之間的天地,卻舞出萬里乾坤。我就這樣靜靜地站著,看鬚鬚飛揚,望步履鏗鏘,一顆潦倒的心漸趨感到生活的可愛。

望向旁邊,一條黑黓黓的小狗,不停地扭著腦袋轉圈,陀螺一般。捉蚊蟲嗎?夏季沒到,哪來的蚊蟲呢?走近幾步,才發現,它在銜著自己的後腿打旋兒,三條小腿,成了旋轉的三腳架,一圈又一圈。再看,那是怎樣的一條後腿呢?

耷耷拉拉,連著一層瘦弱的皮,看得人的心都不自覺地揪緊,但是它不管,快樂得像天邊的流雲,一圈圈地晃,擦擦得陽光四下裡飛濺。生活的痛,原來可以編織成如此絢爛的歲月之花。心,豁然。

一陣輕巧的花香迎面襲來,撞得我一個趔趄,也趕走了那些煩亂的夢魘。長長的風拂過臉頰,帶著鳥鳴的清脆在心底綻開,留下一波波美妙的漣漪,清清甜甜地漾。

連翹花開

于悟秀

小區圍牆拐角處,那幾叢連翹花又開了。

春風裡還帶著些許料峭,它們就急急地綻放開來。細細的枝條彎成了弧線,千萬朵小黃花密密地綴在了上面。那黃,是太陽的黃,是蜜糖的黃,看得人心裡也亮堂起來。

路過的人總要停下來看看,然後議論:「迎春花開得真早。」我聽了,不免要為連翹抱屈。

其實若細看,區別是分明的。迎春

花的枝條是綠色的,方方的,像少女的辮子齊齊地垂著;連翹的枝條卻是褐色的,圓圓的,有些散漫地四處伸展。迎春有六個花瓣,連翹只有四個。還有個秘密——你若折一段連翹枝,會發現中間竟是一空的,像通了心竅似的。迎春是不結果實的,連翹卻要結出果實,成為藥鋪裡的那一味「連翹」。若說迎春是大家閨秀,規規矩矩;那連翹便是山野的女子,帶著幾分不羈的野性,還有一肚子實在的好處。

說起這好處,便想起小時候。春天裡容易上火,嗓子疼。祖母便會拿曬乾的連翹,配上金銀花,煮水給我喝。那水黃黃的,微苦,卻帶著一股草木的清芬。祖母說:「這連翹啊,是春天地裡長出的藥,專治春天得的病。」

她說得不錯。連翹味苦,性微寒,能清熱解毒、消腫散結、疏散風熱。古人用它與金銀花配伍,製成「銀翹散」,治風熱感冒、溫病初起。《神農本草經》裡也有記載,說它治「寒熱,鼠瘻,瘰癧,癰腫」。現代研究說它含連翹甙,能抗菌、抗病毒,對流感病毒有抑制作用。我當時不懂這些,只覺得那苦味過後,嗓子

確實舒服了許多。現在想來,這大概就是自然的慈悲——它讓花開得好看,還讓花能治病。

忽然想起一句詩來:「千步連翹不染塵,降香懶畫蛾眉春。」雖不知寫詩的女子是否也在某個春日的午後,看著這金黃的花,想著遠行的丈夫,但那「不染塵」三字,倒真真是連翹的品格了。它不與桃李爭春,也不與牡丹鬥艷,就揀這乍暖還寒的時候,獨自開出一片天地來,還悄悄備著一身濟世的良藥。

午後的陽光暖暖地照著,有幾個孩子在花叢邊玩耍。他們踏起腳尖,想折那最高處的花枝。我不想制止,卻聽見一個稍大的女孩說:「別折,這是藥呢,折了就不能治病了。」孩子們便住了手,只圍著花轉,嘖嘖喳喳地,倒比花開還熱鬧。

春風又起,金黃色的花瓣輕輕顫動。再過些日子,花會謝,葉會長,然後結出果實,成為藥鋪裡的那一味「連翹」。但明年這個時候,它們還會再開,還是那樣金黃,那樣熱烈,那樣安靜地守著這小小的角落,也守著千百年來濟世的諾言。

美以伊戰事之問：

當世界回不到從前，人類能否攜手向前

新華社北京3月29日電 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起軍事打擊,一枚枚導彈劃破長空,在孕育人類古老文明的「三洲五海之地」燃起熊熊戰火。這場以超預期速度蔓延、裂變的戰事,以其全球破壞性給國際社會帶來現實衝擊與內心震盪。

戰事進入第30天,宏觀層面的全球破壞性已顯而易見:「全球石油市場歷史上最大的供應中斷」「嚴重影響本就增長乏力的全球貿易」「讓世界處於二戰以來最暴力時期」「標誌著所謂「基於規則的秩序」的幻覺徹底破滅」……

全球破壞性也迅速傳導至各國百姓生活:越南河內加油站排起長隊,印度孟買酒店暫停營業,埃及開羅菜市場番茄價格飛漲,意大利卡拉布里亞葡萄園化肥成本高企……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語中的:「有人在這個世界縱火,其他人卻不得不承受灰燼。」

驟然襲來的危機,讓人們對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深刻演變有了更真切理解,也對當今世界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有了更深徹體悟。這是擺在各國面前共同的時代考題:當世界回不到從前,人類能否攜手向前,以信心、勇氣與擔當推動歷史的鐘擺堅定指向和平與發展的正確方向?

國際規則遭踐踏, 倒逼守護秩序的共識

3月2日,矗立於德黑蘭市中心的古萊斯坦宮在美以空襲中嚴重損毀,璀璨水晶燈與精美鏡面天花板碎裂滿地的畫面令人痛心。儘管《關於發生武裝衝突時保護文化財產的公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明確規定文化財產受國際法保護,這座融合波斯傳統技藝與歐洲新古典主義風格的世界文化遺產仍未能幸免於難。

在這場戰事中,美以越過了太多紅線。日本《東京新聞》評論:美以攻擊伊朗「是無視《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暴行」。英國《衛報》直言:對伊朗學校的轟炸,「無論是魯莽之舉還是蓄意為之,均構成戰爭罪」。俄羅斯《觀點報》警告:「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形成的國家元首不可侵犯原則已蕩然無存。」

以千百年時光雕刻的藝術瑰寶,在戰火中化作一片狼藉;歷經數百年現代國際秩序探索,並在「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後確立的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等國際規範,亦被霸權強權公然踐踏。這不是一國一域之痛,而是全人類共同的文明之傷。

戰爭是一面鏡子,能夠讓人更好認識和平的珍貴。

單邊霸凌的橫行,正倒逼出國際社會越發強烈的守護和平、捍衛秩序的共識。耐人尋味的是,在戰事爆發之初異常沉默、盡力「不共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說成違反國際法的西方國家,正發生著態度轉變。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近日明確表態,美以對伊朗的軍事打擊毫無疑問違反了國際法,對德國和歐洲而言,國際法作為秩序框架、規則手冊和合法性來源的重要性絲毫未減。

「今天,世界仍然需要全球治理體系,需要聯合國與國際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里·薩克斯說,這場危

機讓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人類無法再承受一次世界大戰來重新建立新的國際體系,聯合國的運行並非完美,但必須支持它、重振它並讓它在未來發揮更大作用。

霸權神話被祛魅, 催生戰略自主的覺醒

81年前的聯合國成立大會上,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言之鑿鑿:「大家必須承認——不論我們的力量多麼強大——我們必須放棄那種經常為所欲為的極端自由。」言猶在耳,美國卻早將這番話拋諸腦後,「掠奪性霸權」「炮艦帝國主義」成為國際社會對其最貼切的標籤。

「美國謀求以「實力說話」重塑世界,短期內或獲暴利,但長遠的代價將是孤立、反噬與全球動蕩。」新加坡《聯合早報》寫道。

自美國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以來,多重反噬效應正不斷顯現。一方面,美國的國際形象、國際信譽持續損耗;另一方面,其長期標榜的軍事神話也被戳破。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翟東升分析,美國在中東部署的「薩德」等先進武器系統無法充分應對伊朗導彈和無人機攻擊,實戰攔截率遠低於此前吹噓的水平。俄羅斯軍事和政治衝突研究中心主任安德烈·克林採維奇認為,中東戰事暴露了美國的一大弱點,即在持久衝突中「只能眼睜睜看著關鍵的高精度彈藥儲備迅速減少,而工業界來不及填補虧空」。

被戳破的神話還有所謂「為盟友提供安全保障」。無論是拉仇恨的基地,還是被抽調的士兵,中東戰事以殘酷方式給美國的中東與亞太盟友上了一堂警示課。最新民調顯示,在加拿大、德國、法國、英國等美國傳統盟友中,大批民眾支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這與特朗普政府施壓盟友護航霍爾木茲海峽時遭遇的「不配合」形成呼應,折射出其聯盟體系不斷萎縮的信任與持續擴大的裂痕。

英國政治學者赫德利·布爾曾指出,大國如何運用自身實力將對世界和平產生重要影響。當大國不懂得善意運用實力,甚至試圖以武力阻止自身霸權衰落,不但會引發混亂與動蕩,也將加速其衰落進程,催動對霸權神話的祛魅以及更多國家思想和行動上的覺醒。



美以伊戰事30天——被摧毀的家園
3月15日,安全人員和應急人員在以色列特拉維夫的導彈襲擊現場工作。
〈新華社〉

危機中育新機, 變局中有新局

「地緣政治以其殘酷本色重新成為塑造歷史的力量」曾經被描述為可控的無政府狀態再度成為國際政治的根本狀況」「2026年,像極了1936年」……今年以來,國際輿論場不乏解讀世界之變的悲觀論調,但這並非世界全貌。

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亂的一面更加突出,變的一面也在深入發展。危機中育新機,變局中有新局。

中東戰火灼燒之時,三場在全球南方舉辦的重要論壇與會議,正是新機和新局的生動縮影。

一場是在阿塞拜疆舉行的巴庫全球論壇。近200位全球現任與前任政要以及聯合國系統高級代表匯聚一堂,發出捍衛多邊主義的強烈呼聲。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被設立為核心專場議程。與會人士感慨,如果說對聯合國體系的捍衛是對現有秩序的保衛戰,那麼對中國方案的熟識,則是國際社會對未來秩序的「投票」。

一場是在哥倫比亞召開的首屆「拉共體—非洲高級別論壇」上,兩個發展中國家集中的大陸聯合發聲,「拒絕一切形式的壓迫,從過去的奴隸制、殖民主義到如今的封鎖制裁與戰爭」。

還有一場是剛剛在中國南海之濱落下帷幕的博鰲亞洲論壇2026年年會。4天時間、50多場活動,「穩定」「開放」「創新」「綠色」成為會場內外熱議的高頻詞。上海合作組織副秘書長索海爾·汗感嘆,世界正在經歷焦慮時期,但博鰲是一個開展交流、結交朋友的好地方,在這裡可以獲取「關於區域與全球未來發展的新思路」。

這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當世界回不到從前,人類能否攜手向前、共赴更美好未來?歷史,期待著一份肯定的答卷。